

書叢文譯

集選庚式普



杜勃洛夫斯基

孟十還譯

社版出活生化文

譯文叢書

普式庚選集

孟十還譯

杜勃洛夫斯基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渝月五年七三九一
版四滬月六年一五九一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書 靈 文 譯

基 斯 夫 洛 勃 杜

著 庚 式 普

譯 還 十 孟

元百五千九幣民人價定

第一章

1

幾年以前，在自己底一處領地上，住着一個舊式的俄羅斯貴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他底財富、高貴的血統和交際使他在他底資產所在的縣境獲得「很大的勢力」。鄰人們都喜歡諂媚他底即使一點最微小的任性；縣城的官員們聽見他底名字便戰慄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接受服從底一切她表示，好像接受合理的租稅。他底房子裏總是擠滿預備安慰他底貴族的倦惰的賓客們，分享着他底喧噪的、有時候且是粗暴的歡樂。無論誰也不敢拒絕他底邀請或者在一定的日子不帶着相當的敬意到胞克洛夫斯基村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在家庭生活的狀態上暴露了沒有教育的人底一切的劣點。他被一切凡是圍繞着他的人物所縱容，使得他習慣把充分的自由給與自己底激烈的性格底每一次暴發和極淺薄的知識底種種計劃。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是一個偉大的喜好款待賓客的人，雖然身體裏蓄着非常的氣力，他一星期中却要因為貪食受苦兩次。並且每晚總是醉薰薰的。

幾乎沒有一個少女能夠逃出他底五十歲的老頭子底貴族的淫慾的企圖。此外，在他底房子底一所側房裏，還養着十六個婢女，用各種樣的手工佔住了她們底手。側房底窗戶上嵌着木頭格子；門用鎖鎖着，上面的鑰匙收藏在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手裏。年青的幽閉者們到規定的時間纔能走進花園，在兩個老婆子底監視之下散一會步。有時偶然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會把她們中間的幾個放出嫁人，但新的幾個又來補了她們底位置。他對農民和僕人是嚴厲而頑固，不過他們也恭順地服從他：他們以自己底主人底財富和尊榮自傲，並且當他們臨到對自己底鄰人們有事情的時候，依仗着他底有力的庇護，還可以給自己佔得很多的便宜。

胞克洛夫斯基的地主底經常工作是乘車巡視他底廣闊的領地，不斷的宴會，和每天每天由什麼人發明的，通常總是拿一個新的相識者當做犧牲物的惡作劇；即是老的朋友們也不能永遠地避免這種遭遇，只除了一個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杜勃洛夫斯基。這個杜勃洛夫斯基，退職的近衛軍中尉，是他底緊鄰，養有七十名農奴。對身分極高的人們在態度上也很傲慢的特洛耶枯洛夫，却尊敬杜勃洛夫斯基，沒有念到他底低微的地位。某一時期

他們曾是同事，所以特洛耶枯洛夫由經驗知道他底性質底急躁和堅決，光榮的一千七百六十二年長久地分散了他們。特洛枯洛夫，是侯爵夫人達絲叩娃底親戚，他陞官晉級了；杜勃洛夫斯基，因為不順利的處境，不得不辭掉職務，移居到自己底僅有的村莊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知道了這件事情，就表示願意對他幫忙，但杜勃洛夫斯基謝却了，情願受窮和獨立。過了幾年，特洛耶枯洛夫，退職的陸軍上將，回到自己底領地來，他們彼此會了面，都高興了。由這時候起，他們每天在一處，而且從來不以自己底訪問回答任何人的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却輕騎簡從地到自己底老朋友底小房子去。因為是同年，生長在一個階級裏，受過同樣的教育，他們在性格和傾向上都有一部分相似；在幾種情形上他們底命運更是一樣的；兩個人都由愛情而結婚，兩個人都很快地成了鰥夫，給兩個人都留下了孩子。杜勃洛夫斯基兒子是在彼得堡受的教育，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女兒也在父親眼前長大了；特洛耶枯洛夫常常對杜勃洛夫斯基說：「聽呀，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兄：什麼時候你底烏拉金卡（一）有希望了，我就把瑪莎（二）給他，便是他亦貧得像一隻鷹，也不算什麼。」安得利·葛夫洛未奇照例地搖着頭，答道：「不，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我

底烏拉金卡不能和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結婚。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貧窮的小貴族，最好是和貧窮的貴族女子結婚，在家裏做個主人，不是強過成為嬌橫的婦人底管家嗎。」

所有的人都羨慕着存在於傲慢的特洛耶枯洛夫和他底貧窮的鄰人中間的諧好，並且驚異着後者底大胆：當他坐到基利拉·彼得洛夫奇底食桌旁邊的時候，竟率直地表示自己底意見，毫不顧及它（三）會不會與主人底意見衝突。有幾個人試着模倣他——離開慣常的服從，但基利拉·彼得洛夫奇把他們威嚇得連對於這樣的企圖的慾望也永遠地消滅了；祇有杜勃洛夫斯基一個人是留在共守的法律之外。可是一樁意外的事件破壞了、改變了一切。

一次，正當秋初，基利拉·彼得洛夫奇準備要到較遠的田野去。頭一天晚上便吩咐了管獵犬的助手和馬夫，須在第二天早晨五點鐘預備好。帳幕和廚房先已被送往基利拉·彼

（一）烏拉既密爾之愛稱。——譯者。

（二）瑪麗雅之愛稱。——譯者。

（三）它，——指安得利底意見。——譯者。

得洛末奇應該在那裏午餐的地點。主人和賓客們走到犬舍去，這裏邊有五百多隻追逐的（一）機敏的、生活在充裕和溫暖中的獵犬，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底慷慨早就在自己底狗舌頭上著名了。在同一地方還有一處病狗醫院，和一處產育院，由參謀部醫士威冒斯克管理，還有一處隔開的部分，這裏邊住着一一些產仔的和喂養自己底幼仔的上等種的此狗。基利拉。彼得洛末奇頗以這些優美的建築物自傲，從來不曾放過在自己底客人們面前誇讚它們的機會，那些客人之中每一個人至少已經看過它們二十次了。他被自己底客人們包圍着，由威冒斯克和管獵犬的助手頭目陪伴着，徘徊在犬舍四周；他常會站到幾所犬舍前面，一下子問到病狗底健康，一下子做着過多或過少地嚴厲和公平的指摘，一下子把幾隻熟悉的狗喚到跟前來，同牠們親切地談話。客人們認為稱讚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底犬舍是一種義務，祇有一個杜勃洛夫斯基沉默着，皺了眉頭；他是一個熱心的獵者，但他底遭遇僅能允許他養活兩隻追逐的獵犬和一隻優等種的牡狗，因此他在面對着這些華麗的建築物的時候，由於幾分嫉妬，便不能够節制自己了。

（一）指專司追逐野獸的雄狗。——譯者。

吧？」

「你怎麼皺着眉頭，弟兄，」基利拉·彼得洛夫奇問他：「大概是你不喜歡我底犬舍

吧？」
「不，」杜勃洛夫斯基苛薄地回答：「壯麗的犬舍，你底僕人們也沒有像你底一些獵犬所過的這樣的生活哩。」

管獵犬的助手們裏面的一個感到侮辱了。

「感謝上帝和主人，」他說：「我們並不抱怨自己底生活；這倒是真的，哪一位貴族若用自己底莊園交換這地方的精美的大舍，也許不吃虧；他或者會更飽些，更溫暖些。」
基利拉·彼得洛夫奇聽見自己底奴僕底大胆的反駁，高聲地笑了，客人們也隨着他哈哈地笑了，雖然他們感覺到助手底哂落也可以與他們有關係。杜勃洛夫斯基蒼白了，沒有說一句話。在這時候人們用樹皮簍子給基利拉·彼得洛夫奇拿來了幾隻新生出的狗仔；他忙着看牠們，他選出兩隻，命令把其餘的都溺死。在這當兒安得利·葛夫·洛夫奇溜走了，任何人沒有注意到這個。

同客人們從犬舍回來，基利拉·彼得洛夫奇坐下晚餐了，只在這時候，沒有看見杜勃

洛夫斯基，他纔尋找他。僕人們回答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回家去了。特洛耶枯洛夫立刻打發人去追他，一定請他轉回。從來他出去打獵沒有缺少過杜勃洛夫斯基：這位獵犬價值底有經驗和精細的評價者，一切可能的獵事爭論底正確的裁判者。剛纔跑去追趕他的僕人，回來了，所有的人還正坐在食桌周圍，他報告給自己底主人，說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沒有接受傳達給他的話，他不願意回來。基利拉。彼得洛夫未奇，依照自己底習慣，又被菓子酒燒熱了，他憤怒了，第二次派遣那個僕人去告訴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說，如果他不立刻到胞弟洛夫斯基村裏來過夜，那麼他，特洛耶枯洛夫，就要永遠同他絕交了。僕人重又跑去了。基利拉。彼得洛夫未奇從桌子後面站起來，送走客人們，便去睡覺了。

到第二天，他底第一句問話就是：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在這裏嗎？代赫回答，僕人早給他一封疊成三角形的信。基利拉。彼得洛夫未奇命令自己底書記高聲地讀它，於是聽到了下面的話。

我底仁慈的先生！

當您還沒有把那個管獵大的助手怕拉冒斯柯送到我這裏認罪的時候，我是不打算到胞克洛夫斯基來的；懲罰他或赦免他，那是我底自由；我不想忍受您底奴僕們底嘲笑，同樣我也不想忍受您底嘲笑，因為我不是一個小丑，而是一個舊式的貴族。——謹此。未敢不服從尊命的

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一)

按照現代的觀念，在禮儀上，這樣的信是十分地不合體；但它激怒了基利拉·彼得洛夫奇卻不是由於奇怪的措詞，祇是由於自己底本體。

「什麼？」特洛耶枯洛夫光着腳從牀上跳起來，喊道，「送我底人到他那裏去認罪！任他懲罰他或赦免他！真的，他是想幹什麼呀？他知道這是與誰有關係嗎？看吧，我把他……他在我這裏丟一次臉吧，讓他明白特洛耶枯洛夫怎樣辦事！」

基利拉·彼得洛夫奇穿好了衣服，並且擺起自己底習慣的豪華，出去打獵了。然而狩

(一)這裏的署名未加父名「葛夫黎洛夫奇」，含有不客氣的意思。——譯者。

獵沒有成功：整天裏他們祇看見一隻兔子，連這一隻也跑掉了。在田野上的帳幕下面的午餐，同樣也沒有成功，或者至少是不合基利拉·彼得洛夫奇底口味，所以他打了廚子，叱責了客人們，而且在回家的路上故意地帶着自己底全部的獵隊走過杜勃洛夫斯基底田地。

幾天過去了，兩個鄰人中間的怨恨並沒有減輕，安得利·葛夫黎洛米奇已經不再往阿克洛夫斯基村去，基利拉·彼得洛夫奇離開他就煩悶了，他底憤激便在一些最侮蔑的語句裏高聲地流出來，這些語句，感謝那地方的貴族們底好心，經過了一番修改和補充，都傳給了杜勃洛夫斯基。一件新的事情破壞了和解上的最後的希望。

有一次杜勃洛夫斯基正乘車巡視着自己底小小的領地，走近白樺樹林旁邊，他聽到了斧子底聲音，過一分鐘又有折倒的樹木底爆響；他趕緊地跑到那裏，撞見了正在他底樹林裏安然地偷竊着的幾個胞弟洛夫斯基的農民。他們看見他，就一轟聲地跑了。杜勃洛夫斯基領着自己底車夫捉住他們裏面的兩個，把他們捆綁起來，帶回自己底院子裏；三匹仇敵的馬也在那裏變成勝利者底獲物了。杜勃洛夫斯基非常地憤怒，這以前，特洛耶枯洛夫底

人們，一些著名的強盜，知道杜勃洛夫斯基同他底主人有友誼的關係，總沒有敢於在他底領地範圍內掠竊。杜勃洛夫斯基發見現在他們竟利用那發生了的破裂，於是下了決心，一反關於戰爭道義的一切觀念，用木棒教訓了自己底俘虜們。這木棒也是他們儲藏在他底樹林裏的，馬呢，編入了主人底牲羣，交給工作了。

這樁事件底消息在當天就傳到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耳朵。他氣壞了，在憤怒剛起的一分鐘，他曾想帶領自己底所有的僕從向基斯勤涅夫卡（他底鄰人底村莊底名稱）舉行奇襲，把那村莊完全毀滅，並且在那田舍裏圍住那個地主本人，這樣的偉業對於他並不算稀奇的事情；但他底思想很快地又走上別的方向了。他用沉重的腳步在客廳裏來回地踱着；他突然地看着窗戶，望見在門前停下了一輛三頭馬的馬車；一個戴土耳其式皮帽、穿粗呢外套的矮小的人，跳下車來，走進管家住的廂房去了。特洛耶枯洛夫問明他是陪審官沙巴斯庚，便派人去叫他。過一會兒沙巴斯庚已經立在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面前，連連地懇懇地行着禮和恭恭敬敬地等候着他底命令了。

「你好嗎，你叫什麼名字？」特洛耶枯洛夫說：「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呀？」

「我進城去，大人，」沙巴奴庚回答：「順便來找伊萬。結米央諾夫（一）問一問您大人有沒有什麼吩咐。」

「你來得很湊巧……你叫什麼名字？我正需要你；請喝過一杯酒再聽吧。」

這樣的親切的接待使陪審官愉快地驚愕起來了。他謝却了喝過酒，開始以儘可能的注意聽着基利拉·彼得洛木奇。

「我有一個鄰人，」特洛耶枯洛夫說：「是一個小有田畝的無禮者；我想要把他底產業拿過來……你以為這事情怎樣？」

「大人，假如有不論什麼樣的契據，或者——」

「胡說，兄弟，你要什麼契據？讓你指示吧。這裏也只要勢力，就可以推開一切的法律，奪取財產。但等一等。這部產業某一時期曾經是屬於我們的，是從怎樣一個斯皮陳手裏買過來，以後又賣給了杜勃洛夫斯基底父親。不可以在這上面辯爭嗎？」

「好，大人；大概，這些買賣都是用法律的手續完成的吧。」

「你想想，兄弟，找個好辦法。」

「大人，比如說，您若能夠利用怎樣的方法從您底鄰人得到一種文件，具有許他佔有自己底產業的力量的文件，那麼，當然……」

「我懂得，這真是一件難事：他底一切的文件在失火的時候燒掉了。」

「怎麼，大人，他底文件燒掉了？這於您是再好沒有的了，——在這樣的機會中您就可以依法進行，毫無疑義地您將得到完全的滿意。」

「您想嗎？呶，看吧。我信賴您底忠厚，在我底感謝上您是能够相信的吧。」

沙巴斯庚行了一個幾乎到地的鞠躬，跑出去了，從這一天起他就開始奔走於這件計劃過的事情，並且，多虧他底敏捷，整整地過了兩個星期，杜勃洛夫斯基便得到一件城裏來的通知書，命他迅速送上正確的說明，對質那件由陸軍上將特洛耶枯洛夫送呈法廳的起訴他底不合法的產業基斯勤涅夫克村的申請狀。

被這意外的質問驚愕了的安得利·葛夫黎洛本奇在當天就寫成一封極粗暴的回信，他在回信裏，說明基斯勤涅夫克村是在他底已故的父親底臨終時到了他底手裏，他是依據遺

產權領有着它，它與特洛耶枯洛夫沒有任何的關繫，對於他底這部財產的一切的別人的要求，都是奸計和欺騙。杜勃洛夫斯基在訴訟上沒有經驗，他大部分是依據常識與依據很少正確和差不多永遠不會完全的指南書。

這封信在陪審官沙巴沙庚底靈魂裏引起了特別的愉快的感覺；他看到，第一，杜勃洛夫斯基不大懂得公事上的章法；第二，這樣一個暴躁和疎忽的人，將不難置於最不利的境地。

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冷靜地研究過對他所做的質問，發見有更詳細地回答的必要；他寫了一份極適當的公文，但它到後來仍然露出了缺點。

案子延展了。確信自己底公正的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很少憂念這件事情，他沒有欲望，也沒有可能在自己周圍散佈金錢，雖然他曾有過永遠是第一次的在出賣了的良心上愚弄過一個黑種人的行為，但把自己變成詭計底犧牲品的思想並不會來到他底腦裏。從自己底方面，特洛耶枯洛夫同樣也很少憂念他所圖謀的事情底勝利：沙巴斯庚爲他奔走，用他底名義做着事，威嚇和賄買着法官，歪曲和強硬地解釋着種種的找得出來的法令。無

論是怎樣吧，一千八百……年，二月九日，杜勃洛夫斯基接到了縣城警官轉來的通知書，命他出席於××區法廳，爲了聽取在他·中尉杜勃洛夫斯基和陸軍上將特洛耶枯洛夫中間的關於爭產業的？法廳底判決，和爲了簽名證示自己底『甘服』或『不甘服。』在當天杜勃洛夫斯基出發進城了；特洛耶枯洛夫在路上追過了他。他們互相傲慢地望了一眼，杜勃洛夫斯基而且在自己底敵人底臉上看見了惡意的微笑。